



前排右一为徐鸿云老师。

教师节前夕,我和妻子自北京驾车来到烟台,抵达当晚,即与我中学老师徐鸿云的次子徐晖取得了联系,约定次日上午10点去看望老师和师母。徐晖很高兴,但却抱歉地说他和哥哥都要上班,只能让妻子在家等候,还发来了他妻子的电话号码和老师所在小区的位置图。此前为我们寻找到老师的烟台农业发展银行退休干部、女作家马素平老师要陪我们前去。

那还是在两年多前,我们原平度二中13级2班的部分同学,商议要去烟台看望1964年上中学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老师徐鸿云,但又不知道老师住在哪里,50多年没有联系,也没有老师的电话。同学们多在乎度乡下,就把寻找老师住址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远在北京,就委托家住烟台的一位老首长的女儿马素平帮忙,她是金融系统的知名作家,人脉广,人缘也好。她几经努力,最后通过公安系统的朋友,查到了已经退休20多年的徐鸿云老师的住址以及他儿子徐晖的电话。这个过程,马素平曾以《帮助长岛老兵寻找中学老师》为题,写了一篇纪实长文发表在《齐鲁晚报》、壹点号她的“海岛寻梦”专栏上,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那年的教师节前夕,《烟台日报》也发表了此文,我老师一家人都看到了这篇文章。找到了失联几十年的老师,年过70的同学们高兴得如同当年的中学生一样,商定于2021年8月中旬一同去烟台看望老师。然而,时值新冠肺炎疫情再次严峻,原计划只能推迟。

两年多过去了,疫情也终于远去了。老家的几位同学由于身体等原因,集体前往烟台看望老师的计划难以落实,但我自己想,我一定尽早去烟台看望老师。对此,我妻子非常支持。她是北京语言大学的老师,教了一辈子书,最能体会这种纯真的师生情。就在两个月前,毕业十多年的两名学生,是专程来家看望她,把她高兴得不得了,还请两名学生吃了饭。这次,我一定要求来看老师,她就连忙和我一起去购买礼品,并乘车一路

陪同前来。

老师住在莱山区的一个小区。车到小区门口,我打通了徐晖妻子的电话,她立刻下楼来接我们,老师和师母则在家门口等候。老师高高的身材依然挺拔,一身浅灰色的衣衫干净利落,头发花白却很浓密;身材瘦小的师母,满面笑容地站在老师身旁。一进门,我一把抱住了老师,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出来。几十年过去了,70多岁的学生还能见到自己的中学老师,作为学生,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和荣耀啊!老师握着我的手,师母握着我妻子的手,马素平给我们拍着视频。她看我流泪,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她感慨道:“你看,学生的头发比老师的还少喽。”老师这才开始认真打量起我来,一开始他显然没有把眼前这个头发稀疏、已显苍老的脸庞,与当年那个稚嫩的面孔对应起来,因为他上来就问我当时是不是班长。我赶忙说不是,班长是刘成君。我当过生活委员,为同学们收粮票莱

的,有一次他肚子疼得厉害,卫生所刘医生和我一起把他放在抬筐里,再把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我们轮流推着把他送到了县医院,抢救了过来。”这事儿我也记得。李增新当时得的是肠梗阻,幸亏及时送医,否则就没命了。前几年听说李增新同学因病去世了,他若九泉下有知,知道老师还记得59年前送他入院的事,也会感到幸福的。当年的学生忘不了老师,不光是因为老师无私地传授知识给我们,有问必答,更因为老师对我们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疼爱,关怀备至。我问到老师的身体状况,他毫不忌讳地说:“我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也不太好,腿脚也不太灵便了,走路很慢,但每天还能坚持下楼走一会儿。”师母接着说:“以前是你老师管(照顾)我,现在是我管他。孩子们都很孝顺,隔三差五地轮着回来照顾我们。疫情那会儿,孩子不让我们出去,把吃的用的买回来,放在门口打个电话让我们出去拿,怕传染我们。”我不由地看向老师的两个儿媳,她们只是会意地笑着。老师和师母近年近九旬身体还这么好,多亏了儿子儿媳的孝敬和照顾。

说话间还有一个小插曲。2021年我们同学聚会前,我为老师写了一幅6尺整张的

“寿”字,并签上了同学们的姓名,本想在大家集体来看老师时带来,因疫情暴发未能成行,就由我把画轴寄给了老师。老师收到后非常高兴,立马挂了起来,还和师母一起站在旁边照了像,让徐晖发给了我们。说起这个,老师一脸的笑意。这次有些同学不能来看老师,精心选购了家乡的土特产寄给了老师。说到这些,老师和师母一直点头表示着谢意。老师握着我的手,我感觉他起初冰凉的手热乎了许多,我心里也暖暖的。看了看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我们该离开了,再坐下去老师会累的。门口告别时,我给老师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哽咽着说了句:“再见老师,您二老多保重!”只听身后的马素平说:“看,大哥又哭了……”我急忙转身下楼,告别了两位送行的弟妹,驾车离开了老师的小区。我的两眼湿湿的,但心境渐渐平静,安然了。是的,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似乎心里那个空缺一下子填满了。梦圆了,心也充实了。我觉得,我再次从老师身上获得了力量,这个力量一定会激励着我和我的同学,坚定地走在晚年的幸福大道上,迎着灿烂的晚霞,走得远些,再远些……

圆梦

□李鹏青

金,去食堂买来饭菜再分发给大。我打开手机,找到了1968年刚入伍时与另两位参军的同学的合影,老师一看就认了出来,指着中间的说:“这是你,李鹏青!记得你当兵后又上了南开大学对吧?”我连忙点头说:“是,我大学学的是中文,毕业后做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直到退休。”我又说道:“我的文字基础就是老师您帮我打下的,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老师听后欣慰地笑了。我又找出同学刘玉果和另一战友的合影,指着右边的刘玉果说:“老师还记得他吧?”刘玉果,班里的体育委员,我们一起去入伍,分在一个岛上。上世纪70年代初,他曾来烟台看望过老师师母。”老师认真地看看照片,点点头说:“是的,是的,记得,记得。”我又点开了另一张照片,那是我们当兵后升入高中的同学和徐老师的合影,老师指着照片里的一个同学说:“这是曹述欣,他家庭生活很困难,人老实,不爱说话,但学习好。”我指着照片后排行一:“这是曹典坤,他和曹述欣是一个村的。这个是史先朋……”老师连连点点头说:“对对,是的。”老师的思绪似乎回到了59年前我们的13级2班。他断断续续地说:“还有个叫李增新



初秋(外二首)

□颖婕

切切地奔向植物园
追忆那繁花吐盛生意盎然的春天
一切蓄势待发欣欣向荣的样子
那是最好的时日
风华正茂意气风发
踌躇满志舍我其谁

而今,站在初秋的蔚蓝天空下
站在硕果累累的枝头旁
浮躁狂热的夏日已褪去
年少轻狂已不再
沉淀着经年的故事
捡拾着情感的碎片
沉静地悠然地
享着无尽的岁月

悲秋

春天是一步步走向繁盛
秋天是一步步趋向枯萎
小孩子朝气蓬勃是希望
老年人暮气沉沉是无奈

我们悲秋
我们感伤
为即将到来的萧瑟
为一丝丝被抽掉的生命

四季有轮回
人生却是单趟的行程

我的前世今生

我的前世或许是一条小鱼
在辽阔的大海里自由地游弋
或许是一只小小鸟
在苍茫的天空自由地翱翔

在今世我只是一个小小女子
在瑰丽的人间自由地行走

爷爷的蓑衣

□蔡同伟

老家的厢房里
挂着一件破旧旧蓑衣
那是爷爷生前的爱物
由老人家亲手编织
古朴的样式
像山鹰的羽翼

当年 爷爷披着它
头上戴着苇笠
奔波于山林
耕耘在田地
防守于场园
巡查在河堤……
生活的征程上
它俨然一位贴身卫士
为爷爷遮风挡雨
抵御寒冷的侵袭
变身为稻草人
护卫着五谷不被偷食
野外劳作累了
爷爷还把它当作坐垫小憩
既温软舒适
又防潮防湿
任劳任怨的蓑衣
与爷爷相亲相依

作为一种草编雨具
蓑衣散发的芬芳气息
浸入爷爷的风雨人生
浸润一部乡土史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诗歌。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字数在2000字以内。投稿邮箱:ytrbzk@126.com

二十四节气中,最诗意的名字要数“白露”。历书说“斗指癸为白露,阴气渐重,凌而为露”。古人于四季中以五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故以白形容秋露。从这天起,露水一天比一天重,最后凝结成露,经晨光照耀更显晶莹剔透,故此得名。

白露是热与凉的分水岭,代表暑热的结束。人间散落一滴露,世界凝结一个秋,一滴水在秋天的灵魂里得到了升华。

白露,多么晶莹剔透的词汇,宛若一个从《诗经》里走出的不食尘烟的佳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佳人宛在水中央,衣袂飘飘,长发飘飘,于世间的沧海桑田里,寻觅古人白露化诗的意境。

当远方的游子思念家乡时,站在文字堆砌的瞭望台上,总是会吟诵起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仲殊的“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霞”中,残月西坠,秋凉的夜露消除残暑的余热,拂晓的徐徐清风吹散朝霞,这不正是人们在一季长夏里盼望已久的清凉吗?

落叶惊秋白露生,天际云霞伴飞鸿。鸟儿是敏锐的气候“预报员”,“白露秋风夜,雁南飞一行。”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留鸟则寻粮储备,松鼠也把壳果往树洞里藏。

“月明白露秋泪滴”,傍晚户外凉东西要及时拿回家,夜晚行路到更深,头上会湿漉漉的,行人自言自语:“哦,下雨了。”当鸟鸣唤醒黎明,每一簇青草的叶尖和花瓣上,都缀着晶莹的露珠。炊烟升起,旭日东升,露消烟散。人生的情缘也是如此,缘起时一眼万年,缘灭时转瞬之间,缘来缘散,不执着于一人,不惧怕任何人离开,不惊喜任何人出现,来时珍惜,真心对待,分开时祝福,不纠缠不怨恨,便是如白露一样的心灵。

白露湿青苔,红叶醉秋光。金风又送爽,石榴蕴多浆。石榴是小院里最靓丽的风景,每个火红的石榴都乐得合不拢嘴,有的笑破了肚,露出晶莹剔透的籽粒,殷红如玛瑙、通透似水晶,味道酸甜多汁又生津润燥。石榴树下,长年累月地挂满顽皮孩子的笑声,那个拄着龙头拐杖满头白发的老爷爷,笑眯眼地站在门口,看着曾孙们的嬉闹,乐得像石榴一样笑口常开。

吃完小院里的石榴,各种早熟的苹果也尝了,再到山里去摘梨、葡萄和鲜枣。山里就是水果大超市,专供应季水果。梨是润肺凉心的好食材,吃着胶东特产的丰水梨、雪花梨、鸭梨,互相念叨起小时候的谜语:“金黄葫芦树上挂,雀斑布满小脸颊。香甜可口治咳嗽,黑肚子住安家。”嘻哈过后,懂营养学的朋友便说起吃梨的好处:“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腑之阴。”待走到枣树下,满树的红枣荡着秋千,想起曾经的童谣:“红娘娘,登高楼,红一刮,乱跌够。”摘一个咬一口,清脆甘甜,这可是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好果子呀。

秋来谁为韶华主,总领群芳



白露帖

□北芳

无寒辛独
悔勤守
献年三
青暑尺
春往耘

老师颂

□王坤

家怎么办?”

“我们悄悄地,隔着栏杆,不让他看见我们。”

还没走到园门口,就看到一个母亲抱着硕大的行李袋,领着两个孩子走出来。“还真有这样的显眼包,想孩子想成这样。”姐姐这是说我呢。

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那位母亲的吐槽:“整个幼儿园,哪有你们这样的!人家都能住下,怎么就你们不能!让老师给我们打电话,丢死人了!”

“老师没给你打电话吧?要是老师给你打电话,你不是更难受?”这还是那个天天气得我冒烟的青春期少女吗?什么时候这么善解我意了?我的表情,应该跟我的心情一样拧巴吧。

此刻还是开心的,带着些许失落,但不再拧巴。彼时你刚上幼儿园,你不肯放开我的手,我虽然万般不舍,也还是撕扯着放开你的手,推你进了幼儿园。我趴在围栏栏杆外,穿过栏杆缝看着你一步步挪地走进大楼,看你排着小队跟着老师来到操场,伸伸胳膊蹲下身,眼睛四处瞅像是在寻找。我跟其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缩紧身子低头,生怕被发现。

这次的牵手依旧那么紧,但放手时没有撕扯。你自如地走进校园,没有恋恋不舍,没有太多回头,我也没有过多驻足就转身离去。我们似乎都已明白该离开的时候就得离开,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可以想见,未来,我们还会经历很多次这样的牵手,放手,挥手,转身。今天是我牵着你的手,哪一天就是你牵着我的手,今天是我送你离开,哪一天,就是你送我离开。

放学了,我来接你。远远地,我看见了,你看见了我,我们相互挥手。过马路,我自然而然地伸出手,你自然而然地说“妈妈领着”然后牵住。我们牵着手,穿过车流。

不敢忘
论激志
身裁来
师何培
恩人路

顶粉白皱
天笔发纹
手写染黑
地春双额
人秋龔头

赤为不径
诚国改历
贵报报风
似英心
金才和雨

百坚守
年牢一
守辈心
记树人

职业最崇
使命牢记
心高

我放开牵着你的你的手,看着你走进大门。

小小的身板,大大的书包。你两手挂在书包带上,跟着人群向前走,左瞟一眼,右瞟一眼,看看导引的老师,又看看挤过来的同学。终于回头看向我,咧开小嘴,露出小牙,抬起手臂朝我挥舞。我立刻咧开嘴露出牙扬起手臂挥来挥去。

你随着人流走进教学楼,我也转身随着人流散去,汇入另一条人流,流向我的属地。是的,学校是你的属地,单位是我的属地。学习是你的事情,工作是我的事情。将来你还会有别的属地,别的事情,我的属地应该还在这里,事情还是那些。当然我也可能更换属地,有新的事情。谁知道呢,人生总是充满变数。

来的时候,我牵着你的手,朝着共同的目标行走。你蹦蹦跳跳地说:“妈妈,我好开心啊。”“我也好开心啊。你今天上小学了,是个小学生了。”我们的心情都是开心的,踊跃的。

当你走进学校,我行往单位,我们开始背向而行。你的心情还是踊跃的吧,我的心情却有了变化,涌上一些别味的味道。

这个味道,跟前几天的那个晚上有些相似,却也有些不同。那天从幼儿园回来,你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我掷地有声地说:“明天晚上我要在学校睡!”你一脸郑重,我一时愣住。“在学校睡?谁看着我?老师不回家了?还在学校睡!想什么呢。”

“就在学校睡!老师也在学校。我们都在学校。还有帐篷呢。我们还要一起吃饭一起玩。快给我把行李箱拿出来!”

你的迫不及待,让我的心里长草一片。给老师打电话,消息得到确认。学校要给你们举办一个特别的



牵手·放手

□方寸

里等我们回来的小孩儿不在,也不会再有“谁呀——”的甜美声音传来。

前几天说过想吃那个梨木烤鸭,一直没去,今儿去吧。穿过两条街和一个农贸市场,终于到达,天光依旧,老板却已经开始收摊。“卖完了,刚刚。”老板有些不好意思,“下次提前说,多晚我都给你留。”老板的热情反而加重了我心情的低落。

“要不在门口烧烤吧。”姐姐提议。今天的烧烤,竟然有些苦涩,我怀疑老板是不是将肉串跟苦胆放在一起了。

长长的桌子上摆满冷餐,大大的毕业蛋糕。你挥舞着闪闪发光的玩具棒,钻进红红绿绿的帐篷里,跟小朋友躲着猫猫。群里的照片里,你的脸上闪着光,洒窝一闪一现。

烧烤吃完了,竟然还不想回家。“人家老师不让去看,都吵着回